

百岁不变 赤胆初心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A/

志学之年已立下累累战功

“敌人抢了村里几头牛,你敢不敢跟
我们拿下碉堡,把牛赶回来?”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农村,一头牛就
是一个家庭的生产力。提问的人话音
未落,不满 10 岁的一个孩子不假思索:
“我敢!”

手里没有武器,他操起打猎用的山
猪炮,跟着队伍往不远处的碉堡摸去。
几声轰轰巨响,敌人四下逃窜,受了惊的
牛群破门而出,往自家的方向狂奔而归。

“以后还有这种事,你还敢不敢再跟
着我们干?”领头的气还没有喘匀,就趁
热打铁做起了思想工作。沉浸在胜利喜
悦中的孩子再次高声应答:“我敢!”

少年壮志当拿云。这便是少时的吴
之,眉宇间稚气未脱,但骨子里镌刻的革
命基因已经觉醒——1926 年,他出生于
海南琼山,家里穷得只有不到五分田地
可以耕种,父亲吴乾位却舍得把房屋腾
出来,给琼崖革命先驱用作大本营,还从
内屋挖了一条地道直通村口,为的是方
便革命者在必要时逃离险境。

吴之不懂,这些叔叔阿姨为什么有
那么多秘密,更不明白他们口中慷慨激
昂的革命道理。他只知道,唤父亲“位
哥”的冯白驹,他称作“姑姑”的刘秋菊,
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能毫不犹豫地
把家舍出去、把命豁出去。

他开始不满足于给他们送信、放
哨。1939 年 4 月的一天,父亲与时任琼
崖抗日独立队第一中队队长黄大猷等
人,用家里栽了上百年的青皮荔枝树制
成了一尊土大炮,消灭了困守在大致坡
石桥村小学里的 20 多个日本兵。那天晚
上,13 岁的吴之跟随部队参加了战斗,作
为“红小鬼”的革命生涯正式拉开序幕。

1941 年,侵琼日军愈加猖獗。为了遏
制其嚣张气焰,琼文抗日根据地于当年秋
季掀起扩军运动,2000 多名踊跃参军的人
员当中,有不少是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

时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支队支
队长吴克之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经过深
思熟虑,他们决定将这批少年编成连队,
担任第一支队特务连的任务。就这样,
这 100 多名 13 岁至 15 岁的孩子正式组
成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支队特务
连。因他们年纪尚小,亦被当地百姓亲
切地称为“少年连”。

当时,吴之只有 15 岁,年龄虽不大,但
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并曾在琼崖军政干
校接受过培训,俨然已是一名名副其实的
“老”战士。作为少年连的中坚力量,团结
带领少年们参加战斗,他胸有成竹。

吴之的次子吴少凡记得,父亲曾这
样回忆自己的少年连岁月:吴克之常常
亲自对小战士们进行革命教育,用活生
生的英雄事例鼓舞大家奋勇向前,积极
开展侦察、后勤、公务、情报等工作,同
时配合主力部队以组或排为单位展开对
敌游击战。

在吴克之的激励和指导下,少年连
的战士尽管不过志学之年,却也配合主
力部队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为了把这群英雄少年的故事流传下
去,从头到尾参与其建设的吴之,利用晚
年时间走访了大量战友,通过口述历史、
影音记录等方式,对少年连的真实历史
进行了抢救性记录。



1958 年夏,庄田、马白山重访少年连成立旧
址,同老区群众在大榕树下交流。(吴之摄影作品)



1950 年夏,琼崖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南军区。节假日期间,部队战士就在营地草地
上围坐着自演自乐。(吴之摄影作品)



1950 年 5 月 2 日,海南解放第二天,琼崖纵队和
渡海部队举行入城仪式。(吴之摄影作品)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B/ 枪林弹雨中坚定革命理想

离开少年连后,吴之参与革命的脚步
没有停下。他先后在琼崖纵队开展的一
系列斗争中,以团敌军工作股长、南征队
队长、前线指挥部作战参谋等身份参与
了多场重要战斗。

在一场场艰苦的战斗中,吴之冲锋在
前,四次被子弹击中,险些为革命献身。
吴之的三子吴江南记得,父亲右肩有个
“旋涡”,那是弹片嵌进骨肉的痕迹,自己
年幼时总爱伸手去摸,边摸边听那些用鲜
血染红的故事。

几次阴雨天气,吴之枪伤复发,疼得在
床上打滚。有人送来残疾军人证,还给他讲
解优抚政策,不料他接过证件就一把撕了:
“我好手好脚,怎么就要给国家添麻烦?”

“他这一辈子都好强。”吴江南说,父
亲不愿说起战争留给自己的伤痛,只想把
琼崖革命的精神内核传承下去。

那些伴随吴家兄弟成长的革命故事,
因为听了多次,说来如临其境。

日军侵琼时期,有成千上万的台湾青
年被强征入伍,主要负责后勤保障、修建
铁路、挖掘铁矿等工作。一次战斗中,吴
之结识了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医学院
的台湾医生石光亮,与战友们一同帮助他
和多名台籍日军官兵,从日军的残酷剥削
中脱身,或是投奔琼崖革命队伍,或是潜
伏于敌军之中为我军秘密服务。

石光亮对海南革命的贡献可堪一书。
吴之曾撰文记录其事迹:“我军多少指战员和
人民群众在他认真负责的医疗中获得新生。”

C/ 放下枪杆子 拿起笔杆子

海南解放,硝烟平息,1955 年,吴之
在屯昌县荔枝园 127 师代理师直工科长,
协助师参谋长抓直属部队的政治教育和
军事训练。到了晚上,他还要给师机关共
产主义夜校的学员授课。

备课之余,吴之重读由冯白驹指导、
自己主笔完成的《琼崖纵队发展史》。一
页页翻阅,过去数十年的战斗经历仿如昨
日。他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除了党
史、军史、回忆录等形式,我是不是还能尝
试着用其他文本来展示这段峥嵘岁月?”

之所以觉得“大胆”,是因为吴之只读
过两年私塾,写散文、小说对他来说是莫
大的挑战。他用刚刚放下枪杆子的手拿
起笔杆子,白天操课不断,深夜笔耕不辍,
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 12 万字长篇小说
《破晓之前》。小说生动地讲述了 1942
年琼崖抗日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打破日军、
伪军和国民党反共顽固军三面挟攻反“蚕
食”斗争的英雄故事,塑造了女交通员陈
淑兰、游击队长陈克强、政委洪智深等英
雄人物,一经发表便受到了广泛好评。

时任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周钢鸣评
价:这是一部海南抗日游击战争的艺术写
照,《中国解放区文化史》评价:这部作品
填补了海南解放区文学的空白。“作家吴
之”的风头一时无两,《破晓之前》成为当
下最热门的“畅销书”。

小说发行两个月后,广东人民出版社
就出版了报告特写集《在红色的海南岛
上》,其中收录了吴之的《永远不倒的红
旗》、朱逸辉的《六连岭上现彩云》等 21
篇琼崖革命故事,印行的 1.2 万册书籍很快
便销售一空。

从那以后,吴之勤于写作,文选《溯流
思源》、长篇传记《冯白驹传》、琼剧剧本
《红色娘子军》、散文集《在红色的海南岛

上》等著作不断问世。1957 年在杂志《红
旗飘飘》刊登的由冯白驹口述、吴之整理
的回忆录《红旗不倒》,以及 1979 年在《人
民日报》刊登的由马白山、林克泽、吴之联
合署名的文章《巍峨五指山 琼南顶天柱
——缅怀战争年代的冯白驹同志》,为党
史学界深入准确地研究冯白驹和琼崖纵
队历史、琼崖地方党史起到了重要作用。

盛名之下,吴之保持着清醒:如果自
己要重现的琼崖革命历史是一幢高楼大
厦,当下采写的一篇篇作品就是其中的砖
瓦和栋梁。于是,他一边尽力收集史料和
文献,一边开展大量的走访调查:写《冯白
驹传》时,把广东省档案局、广东省立中
图书馆等资料库搜了个遍,复印回来的资
料多得能装几个麻袋;写《琼岛烽火》时,
他住进开国中将庄田家中,日日采访,夜
夜打磨,时不时还与将军辩上一访问。

吴少凡介绍,在写琼剧《红色娘子军》
的剧本时,父亲曾对冯白驹进行过深入采
访,冯白驹详细讲述了娘子军的产生和作
战过程,还把自己在娘子军成立时的讲话
原稿整理出来给了父亲。随后,父亲奔赴
琼海、文昌、万宁等地,找到了娘子军连
长冯增敏、指导员王时香,以及其他几十名
娘子军战士,对她们进行一一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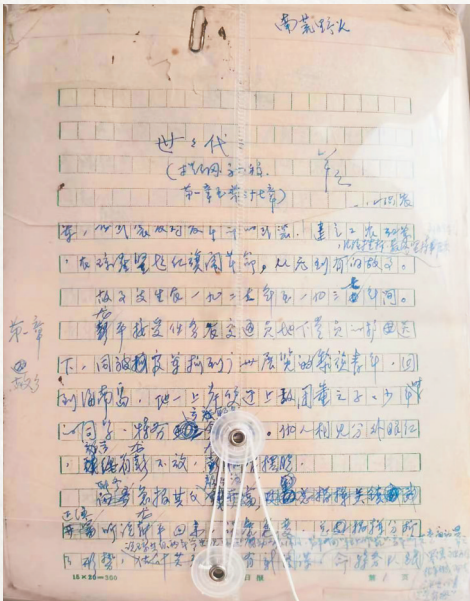
“可以说,凡是书中写到的人,只要本
人或其亲属在世,父亲都争取去见上一见、访上
一访。”吴少凡说,每每登门,父亲除了带着纸
笔,还会带上一台相机、一台小型录音机。
相机在当时还是稀罕物件,相片也不
是人人都曾拍过。吴之用亲手拍下的一
张照片、录下的一段段音频,让严谨求实的
正史文字与有声有色的实地见闻互动起
来,使得历史有了更为清晰鲜活的面貌,读
者也有了重回历史现场的“临即感”。



吴之(右)和老首长吴克之的合影。



吴之(右一)回访老战友。



吴之的手稿。

D/

为先烈立碑 给后辈引路

“五一”假期,白沙起义纪念碑
园游人如织。长期以来,遍布省
各地的革命遗址和设施,都是干部
群众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
的重要载体。

晚年定居广东的吴之不时回海
南探亲,每次回来总会带着几个儿子
到李振亚纪念馆、刘秋菊纪念馆、白沙
起义纪念碑园、琼崖工农红军云龙改
编旧址等革命遗址和设施走走看看。

吴少凡说,从广东省文联民间文
艺家协会秘书长职务上离休后,父亲
一面继续围绕琼崖革命历史题材进
行文学和摄影创作,一面坚持为参加
琼崖革命的老战友和支持革命斗争
的“堡垒户”等群众奔走,通过给各级
党委政府去信去电等方式,联合相关
机构组织和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建起
了一座又一座纪念碑、纪念园。对他
来说,这些革命遗址和设施,长眼着
自己革命道路的领路人,更蕴藏着琼
崖革命的精神内核,积淀着推动海南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源源动力。

“直至 90 多岁,父亲还坚持带着
我们走贫问苦,到海南各地看望生活
困难的老战友和‘堡垒户’等群众。”
让吴少凡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他陪
伴父亲下乡寻访,找到了一名曾在部
队担任机关枪手的老战士。

老战士一见吴之,激动得浑身直
颤,喊了一声“首长”便老泪纵横。吴
之同样止不住地落泪——他无法忘
记那一幕,这位战友在一场激战中,
为保护部队唯一一杆机关枪,拖着受
伤的身体跑了几公里,一口又一口的
鲜血呕了一路,机关枪却始终扛在肩
上、抱在手里。生死之交在耄耋之年
重逢,叫人如何不激动?

每次与这些老战友、“堡垒户”见
面,吴之总要自掏腰包为他们添置些
生活用品。遇见生活实在困难的,他
就把现金硬塞给对方,常常是大包小
包地出门,口袋空空地回家,带回的
只有他们反映的困难,要想方设法推
动解决。

吴江南说,父亲临终前几年患上
了老年痴呆,提出要把银行卡等交给
孩子们保管。去银行一查,卡里余额
不过 7000 余元——这便是老人的全
部积蓄。但他们知道,父亲留下的财
富,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吴之去世后,兄弟几人对其留下
的笔记、手稿、信件、影像、录音等
资料,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自由
勋章”“解放勋章”等遗物进行了整
理,“这些资料和物品就像一座宝库,
可以为后人提供进一步了解琼崖革
命历史、传承琼崖革命精神、弘扬琼
崖红色文化的内容基础。”

当前,兄弟几人正在抓紧对这些
资料和物品进行分类整理,并计划与
相关博物馆、史志馆、档案馆、纪念
园等机构联系捐赠事宜。吴之的四子
吴湛海说,把这些史料捐献给国家,
就是他们能够帮助父亲完成的最重
要的遗愿。图